

论量词语言中的名词复数标记

卢思云

(湖南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本文分析两个量词语言中的名词复数标记——汉语中的“-们”和日语中的-tati, 归纳出这两种语言中都含有两个复数标记。一个表示累加义, 另一个表示关联义。论文比较了同样表示累加义的两个标记词和同样表示关联义的两个标记词, 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本文论证了量词语言中的确存在复数标记, 反驳 Chierchia (1998) 的名词映射原理 (Nominal Mapping Principle), 旨在进一步理清量词和名词复数标记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量词语言, 复数标记, 累加解读, 关联解读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简介

Chierchia (1998: 254) 认为若一种语言中含有量词, 那么这种语言中的名词就不具有形态上的复数变化, 量词和复数标记成互补分布。他在名词映射原理中将只可做论元不能做谓词的名词词组的语言的特征总结如下:

- (1) a. 广义上的光杆论元;
b. 所有名词的外延都是不可数的;
c. 没有复数形式;
d. 广义的量词系统。

关于(1b)(1c)这两点特征, 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们发现量词语言中也存在复数标记, 例如汉语中的“-们”, 日语中的-tati, 韩语中的-tul/-ney, 孟加拉语中的-gulo/-ra。其中, 日语中的-tati, 孟加拉语中的-ra 可以和量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此外, 汉语中允许专有名词+们前置, 出现在数词和量词前面, 这时量词和“-们”也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其它情况下, 汉语中的“-们”, 韩语中的-ney/-tul 和量词成互补分布。

- (2) a. 学生们
b. 小强们三个人
- (3) a. san-nin-no gakusei-tati¹
三-CL-NO 学生-PL ‘三个学生’
b. Taroo-tati
太郎-PL ‘所有叫太郎的人’或‘太郎和与之相关的人’

而且, 汉语和日语中都含有两个不同的复数标记。一个表示同质事物的累加, 例如(2a)(3a); 另一个表示关联义, 即包含名词所指事物本身和与之相关的事物, 例如(2b)(3b)。无论是表示累加义的两个复数标记词, 还是表示关联义的两个复数标记词, 它们内部又各自存在差异。

文章第二部分从首先句法的角度分析汉语中的“-们”和日语中的-tati, 然后对比两者的异

¹ Kuraguiji (1999) 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并不能完全接受, Saito *et al.* (2006) 提出此例正确, 并画出相对应的树形结构图例(11), Ueda & Haraguchi (2008: 235) 也赞同他们的观点。

同,最后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用量词语言中的复数标记来反驳 Chierchia (1998) 的名词映射原理。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2. 汉语中的“-们”和日语中的-tati

2.1 汉语中的“-们”

Li (1999: 76) 认为汉语中的“-们”像英语中的-s 一样, 是“真”复数标记。但两者存在差异。

- (4) a. 学生们 b. students
 (5) a. 小强们 b. Smiths
 (6) *a. 三个学生们 b. three students

(4a)是由普通名词+们构成的名词词组,表示由都是学生身份的人构成的一个集合,就像英语中的students。(5a)是由专有名词+们构成的名词词组,它有两种释义:第一种表示由名为“小强”的人或物组成的集合;第二种表示以小强为代表的一群人构成的集合,而(5b)不含此种意义。“-们”还具有另外一种特征,不存在“数词+量词+名词+们”的结构(伍雅清、胡明先 2013: 351),即(6a)所呈现的,当普通名词前有数量词修饰时,名词后面不能接“-们”重复表示复数意义。而在英语中(6b)名词既有数词修饰,又有形态上的曲折变化。

复数标记是怎样以后缀形式添加到名词上从而产生累加义或关联义呢？Ueda & Haraguchi (2008: 231) 分析了英语和汉语中复数名词的生成原理，英语中的普通名词通过 N-to-Num 移位获得复数特征。如 (7a)。

- (7) a. [_{DP}[_D][NumP[Num' [Num -s] [_{NP} student]]]]
 ↑ ↓
 b. [_{DP}[_D][NumP 三[Num' [Num 们] [_{CLP}[_{CL}个] [_{NP}学生]]]]]
 ↑ ↑ ⊗

在汉语中,普通名词是通过N-to-D移位(8a)获取复数特征。这也是为什么普通名词+们表示定指名词,可以置于句首做主语。专有名词生成于D的位置,“-们”通过Num-to-D移位(8b)给该名词赋予复数特征。

- (8) a. [_{DP}[_D][_{NuMP} [_{NuM'} [_{NuM}] 们] [_{NP}学生]])
 ↑ ↑ |
 b. [_{DP}[_D小强][_{NuMP} [_{NuM'} [_{NuM}] 们] [_{NP}]])

我们也可以从句法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6a)是错误的。普通名词“学生”处在它底层所在位置,不能绕过CL节点进行N-to-D移位(违反了中心词移位限制Chomsky 1986)。但是,不通过移位,“学生”便得不到复数特征。故,(6a)错误。(6b) *three students* 正确是因为英语中的N不需要移位至D,它只需将N提高至Num,就可以获得复数特征。这也是为什么量词可以出现在专有名词之后,而不能出现在普通名词之后的原因。专有名词+们中Num直接移位至D的位置,没有逾越任何一个结点,使专有名词成功获得复数特征。

- (9) a. 小强们三个(人)
b.* 学生们三个(人)

2.2 日语中的-tati

这部分主要讨论日语中名词+tati的结构。汉语中的(6a)为错,可是与之相对应的(10)是符合日语语法的,量词可以出现在名词+tati结构之前。Ueda & Haraguchi (2008: 235)引

用Satio *et al.* (2006)的观点指出日语中的CLP实际上是一个NP附加语, 其中CLP由“数词+量词+格助词”组成。如(11)所示, 不论是N提升至Num, 还是Num通过词缀越位至N, N都能毫无阻碍的获得复数特征。所以(10)正确。(12)呈现的是由-tati填补D位置的DP结构, 此时“gakusei-tai”获得关联解读“学生们和与之相关的人”

(10) san-nin-no gakusei-tati

三-CL-NO 学生-PL

‘三个学生’

(11) [DP[NumP[Num'[NP[CLP san-nin-no][NP gakusei]][Num -tati]]][D]]

(12) [DP[DP[NumP[NP gakusei][Num]]][D][-tati]]
[PL][DEF]

2.3 比较“-们”和-tati

如上文所分析, -tati 和“-们”有一些共性: 两者都可以接在一般名词、专有名词和代词之后。

(13) a. gakusei-tati, Taroo-tati, watasi-tati

学生-PL

太郎-PL

我-PL

b. 学生们,

小强们,

我们

但是, 两者之间的差异更显著。

一、日语中的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后接 tati 都是既有累加义, 又有关联义, 而在汉语中普通名词+们只有累加义。

(14) a. gakusei-tati-ga koogisita.

学生-PL-NOM 抗议-PAST

‘学生(和与之相关的人)发起抗议。’

b. 学生们发起抗议。

二、Ueda & Haraguchi (2008: 233) 明确说明汉语中的普通名词需要经过N-to-Num移位, 专有名词需要经过Num-to-D移位, 从而使得名词具有复数特征。但是, 日语中的复数标记-tati不需要中心词移位就可以使名词获得复数意义。-tati是通过词缀越位或语言合并与名词连接起来²。

三、日语中存在名词后接双复数标记的现象, 如(15)所示, 而汉语中不允许。日语双复数标记的句法位置是不同的, 所(16)所示, 表示累加义的-tati 处于 Num 的位置; 表示关联义的-tati 表处于 D 的位置。

(15) a. gakusei-tati -tati

学生-PL^{additive} -PL^{associative} 3

‘学生们和与之相关的人’

b. Taroo-tati

-tati

太郎-PL^{associative}

-PL^{associative}

²因此, 就算-tati 和名词之间有其它插入成分, 也不会违反中心词移位限制(Head Movement Constraint), 但是从词缀越位(affix hopping)的角度来看, 使得-tati 和名词没有紧挨在一起。

而且, Ishii (2000: 10) 认为-tati 是一个词组后缀, [[数+量+格+专名]-tati]结构中去掉-tati 也一样成立, 是因为日语中的光杆名词具有[±definite; ±plural]的特征。只是加上-tati 能使名词词组多产生一个关联解读。

³ -tati^{additive} 是表示累加义的日语复数标记, 下文缩写为-tati^{add}; -tati^{associative} 是表示关联义的日语复数标记, 下文缩写为-tati^{ass}。

‘太郎和伙伴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

(Ueda and Haraguchi 2008: 237)

c.*学生们

d.*小强们们

(16) a.[_{DP}[_{NumP}[_{NP}student]_{Num}-tati^{additive}]_D-tati^{associative}]

b.[_{DP}[Taroo]_D-tati^{associative}]_D-tati^{associative}]

(Kaneko 2013: 4)

四、日语中指示词和复数名词不必保持数的一致性，而汉语中指示词“这个”“那个”修饰单数名词，“这些”“那些”修饰“名词+（们）”

(17) a. ko-no

gakusee-tati

b. kore-ra-no

gakusee -tati

这个 学生-PL

这些 学生-PL

(Kaneko 2013: 11)

*c. 这个学生们

d 这些学生（们）

五、汉语的复数名词之前不能用数量词修饰，量词若要与复数标记“们”兼容，只能出现在复数专有名词或代词之后。而在日语中“数+量+格⁴+名+复”成立；“名+复+（格）+数+量”也成立。

(18) a. *三个学生们

*三个小强们

*三个他们

b. *学生们三个

√小强们三个

√他们三个

(19) a. Taroo-wa

san-nin-no

gakusei-tati-o

mita.

太郎-TOP

三-CL-GEN

学生-PL-ACC

看见-PAST

‘太郎看见了三个学生。’

b. Taroo-wa

gakusei-tati-o

san-nin

mita.

太郎-TOP

学生-PL-ACC

三-CL-GEN

看见-PAST

‘太郎看见了三个学生。’

(伍雅清、胡明先 2013: 351)

2.4 差异产生的原因

首先，普通名词+tati 会产生关联解读，是因为普通名词+tati 允许少数异质成分的出现。“普通名词+tati”所表达的复数的外延既可以表示多个同样的事物，还可以表示具有与该名词所指事物特征不同的其它事物(Nakanishi & Tomioka 2004: 127-128; Kaneko 2013: 3)。如(20)，当有一两个老师和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一起绑架的时候，(20a)也是正确的。(20a)在语义上表示具有 be kidnapped 特征的所有事物构成的大集合中，有一个子集以幼稚园的小朋友为代表。说明这个子集中还有其他成员，例如幼稚园的老师。但是，随着其中老师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20a)这句话的正确性就越低，因为小朋友们作为其代表的可能性会随之下降。(20b)也是如此，在公园里唱歌的 onnanoko-tati (女孩们)还包括了一小部分的 otokonoko (男孩儿)。此特征是“们”所不具备的。

(20) a. Yootienji-tati-dake-ga yuukai s-are-ta

小朋友-PL-只有-NOM 绑架 做-PASS-PAST

‘只有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两个老师）被绑架了’ (Nakanishi & Tomioka 2004: 127)

b. Koen-de

utat-tei-ta

onnanoko-tati-no nakani-wa

公园-LOC

唱-PROG-PAST

女孩-PL-GEX

中间-TOP

otokonoko-mo

ni,

san-nin mazatteita

男孩-也

LOC

一些-CL 包括-PAST.

‘正在公园里唱歌的（那群）女孩子们中也包括几个男孩。’

⁴ “格”指格助词，在日语中表现为领格助词「の」，主格助词「が」，宾格助词「を」等。

(Nakanishi & Tomioka 2004: 128)

其次,从类型学的角度分析,汉语中的名词获得复数特征需要经过句法移位,是由于汉语属于一种 SVO 型语言。而日语作为一种 SOV 型语言,其中心词后置,故无需移位就能使名词轻松获得复数特征。

第三,从(16)观察得知,日语的双复数标记中后者必定是表示关联义的 *tati*。因为如果后者是表示累加义的复数标记,无论前者是 *-tati^{add}* 还是 *-tati^{ass}*,后者是可以省略的,不然会造成复数意义冗余。同理,若汉语的名词后可以接两个复数标记,肯定也是“名词+们^{add}+们^{ass}”或“名词+们^{ass}+们^{ass}”结构。但是,由于表关联义的“们”处在 D 结点,比 Num 结点高,而且“普通名词+们”只有累加义,所以,(16c)不会有“学生们和与他们有关的人”这种解读。此外,由于专有名词本身处在 D 结点下,对于(16d)而言, *-们^{add}* 不可以越过 *-们^{ass}* 使“小强”先获得累加义,再产生关联义,换言之不会有“小强们和与他们有关的人”的解读。

第四,日语中指示词和名词之间缺乏数的统一性,是因为指示词和 CLP 一样,属于 NP 的附加语,如(11),先与光杆名词结合形成 NP。

第五,量词与复数标记的兼容问题,伍雅清、胡先明(2013: 355)指出“量词与复数标记都将名词切分为可以计数的单位,但两者的实现方式不同。复数标记是将名词切分为非个体化群组来计数,而量词将名词个体化。复数标记与量词若要共现,复数标记的非个体化群组与量词的个体化必须能兼容。复数标记与量词若要兼容,量词必须位于带有复数标记的名词词组之后,复数标记先将名词切分为非个体化群组,然后量词再将由复数标记切分为非个体化群组的名词个体化。日语中格助词导致“数+量”结构前移形成“数+量+格+名+复”的表层结构。”

3. 驳 Chierchia (1998) 的名词映射原理

通过上文分析,量词语言中的确存在复数标记,例如汉语中的“-们”,日语中的 *-tati*,此外,同为量词语言的韩语也存在两个复数标记,而且在形式上就有区分,表示累加义的是 *-tul*,表示关联义的是 *-ney*。孟加拉语中也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复数标记, *-gulo* 和 *-ra*,前者表累加义,后者表关联义。

(21) a. Inho-**tul**-i pelsse ttena-ass-ta. [韩语]

Inho-PL-NOM 已经 离开-PST-DC

‘不止一个叫 Inho 的人已经离开了。’

b. Inho-**ney**-ka pelsse ttena-ass-ta.

Inho-PL-NOM 已经 离开-PST-DC

‘Inho 和与他相关的人已经离开了。’

(Madigan et al.2008: 5)

(22) a. Onek-**gulo** chele tader laptop eneche [孟加拉语]

一些-PL 男孩 他们的 手提电脑 带来-PAST

‘一些男孩把他们的手提电脑带来了。’

(Biswas 2013: 11)

b. Rito-**ra** tin-jon

Rito-PL 三-CL

‘Rito 和其他人,一共三个。’

(Biswas 2013: 8)

故,Chierchia (1998)关于量词和复数标记成互补分布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不仅如此,日语(例 19)和韩语中的量词和复数标记可以兼容,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另外,Chierchia (1998: 254)认为只能做论元不能做谓词的名词是没有单复数之分的,这也是大错特错的。就拿汉语为例,Cheng & Sybesma (1999: 515) 就已证明汉语中的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之分,

可数名词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单复数名词，可数名词由可数量词（count classifier）修饰，不可数名词由不可数量词（massifier）修饰。与此相关的同属量词语言的老挝语中量词分工更细，有类别量词和形状量词等（胡静 2001：57），只是该文中对于所修饰的名词可数性并未做深入研究，但并不否定其名词有可数不可数之分。总之，Chierchia 的名词映射原理虽然从大体上解释了多种语言中名词词组的差异。但是还存在许多瑕疵，需要后人进一步研究，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统一的解释。

4. 总结

以上就是本文对汉语中的两个“-们”，日语中的两个-tati 的比较与分析，下表中作了简要概括。这两个量词语言以及韩语、孟加拉语中都含有两个复数标记，一个表示纯粹的累加意义，如-们/-tati/-tul/-gulo，；另一个表示关联意义，如-们/-tati/-ney/-ra。从句法的角度分析，表示累加意义的复数标记词处在 Num 结点的位置，而表示关联意义的复数标记词处在 D 位置上。

表1：们和-tati 特征对照表。

特 征	们	-tati
累加解读	可数名词+们	
关联解读	√专名/代词+们 *普名+们	专名/普名/代词+tati
句法实现	NP-to-Num, Num-to-D	不用移位
名+双复数标记	否	名+复（累加）+复（关联）或 名+复（关联）+复（关联）
指示词和复数名词保持数的一致性	是	否
数+量+名+复	否	数+量+格+名+复
名+复+数+量	√专名/代词+复+数+量 *普名+复+数+量	名+复+（格）+数+量

参考文献

- [1] 胡静 (Hu, J.) 2001. 从亲属语言的比较看老挝语量词的特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4): 57-60.
- [2] 伍雅清 胡明先(Wu, Y.Q., Hu, M.X.) 2013 复数标记与量词同现现象的研究. 语言科学(4): 349-356.
- [3] Biswas, P. 2013.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two types of plurals in Bangla[C]// Goto, N. and K. Takita: Proceedings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of the Old World in Asia.
- [4] Cheng, L., Sybesma, R.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 509-542.
- [5] Chierchia, G.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6] Chomsky, N. 1986. *Barrier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7] Ishii, Y. 2000. Plura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Japanese. *Grant-in-aid for COE Research Report* 4, 69-86.
- [8] Kaneko, M. 2013. Plural markers denoting salient and eventually intensional members in Japanese.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LSA-LAA.
- [9] Kurafuji, T. 2004. Plural Morphemes, Definitenes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211-242.
- [10] Li, Y.-H. A.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 75-99.
- [11] Madigan, S., Yamada, M., Peng, A., E. 2008. Inclusive Reference in Korean: Implications for a Theory of Pluralit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 [12] Nakanishi, K., Tomioka, S. 2004. Japanese Plurals are Exceptional.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3, 113-140.
- [13] Satio, M., T.-H.J.Lin, Murasugi, K. 2006. *N'-Ellip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November 10-12.
- [14] Ueda, Y., Haraguchi, T. 2008. Plurality in Japanese and Chinese[J]. *Nanzan Linguistics Special Issue* 3(2), 229-242.

On Plural Marking of Classifier Language

Lu Siyu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wo plural markers in two classifier languages—*men* in Chinese and *-tati* in Japanese, and summarizes that in each languag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lural markers coexist, one stands for cumulative meaning, the other associative meaning. Besides, two cumulative plural markers and two 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s are compared separately, and the reasons cause their differences are explored. By proving plural markers do exist in classifier languages like Chinese and Japanese, we argue against Nominal Mapping Principle proposed by Gennaro Chierchia (1998) and hope the present study can help readers further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ural markers and classifiers.

Keywords: classifier languages; plural markers; cumulative reading; associative reading

作者简介（可选）：卢思云（1990- ），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句法学、语义学。